中华古籍保护

此亦懸揣之見

日知錄卷之四

魯之春秋 元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脩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斷得明了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北之疑弒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罪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賄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先壬戌十二日陳佞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

三正 元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

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舜典協時月正日。即協此不齊之時月。

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公遣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陔餘叢考云周季列國皆用夏正春秋繫春王正月所以明其爲周正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曆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曆蓋本劉歆之說（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元改元作王十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博古圖載周仲僉父鼎銘

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傳一月周之正月猶豳詩言一之日巳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元　元以時月並書爲夫子特筆論正反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荅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爲春

陰生於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

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正即正月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

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子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變夷之國郳犂來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公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此亦史家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爲儀父也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郳犂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元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敎臧燾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

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公羊亦以爲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較之繫母於子義則短矣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

妻也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芈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劉原父曰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成喪也）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或謂其母夫人耳）

孟子則并不書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子不但言氏也（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未）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

滕子薛伯杞伯　元在澗之一條後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皆其證也）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解呂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爲君）夫滕薛杞猶是也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爲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元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

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爲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爲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爲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杜氏謂文姜之義宜乃是曲說　魏書竇瑗傳引注元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卽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公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

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未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史記）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所爲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二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衞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

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年伐越三十二年入郢定公四年敗檇李十四年伐陳哀公六年會柤同上會鄫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一年伐我十年救陳十一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皐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

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鑒矣

稀于太廟用致夫人

稀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稀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畿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勳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爲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

襄公二十年 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舊史之不書而二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者之義自見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弑不能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

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

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元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宣公元年至自齊卽穆姜）焦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時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

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衞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駟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闔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闔弒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

闇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爲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蹟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盆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於敬王王子朝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宜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公稱爵者從其

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後漢儀禮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元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

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羣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羣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爲大夫則得稱公子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元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詩云伯兮叔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莊文公十五年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襄公七年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文公十年元年書季子二年書季孫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閔公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

氏之稱子也自讐也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二十八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三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卞莊子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者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淳曰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

孟子樂正子通稱　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之道注子通稱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　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之類　見我乎亦世變之所從來矣。

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矣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荅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　卽此可悟春秋書法　凡對君卿大夫皆稱孔子又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謚則不稱字　元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　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衆楚其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千子哲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臺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　鄭厲公謂原繁　叔父　魯隱公謂臧僖伯　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韓厥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注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秋無麥苗不言（害）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鄑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

城小穀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鄛注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公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弒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

微子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詐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乎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子叔姬卒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卽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成公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孝公今此昭公卽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經不書葬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異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

臨于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

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桓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爲之歟（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公字衍）

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諡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諡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一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正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

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元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顏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有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淮南子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據此周時但有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

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兵橫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是當時以句踐爲五伯之數　斯得之矣

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事仲舒對以五伯

占法之多　元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于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皐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于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

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曰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澤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元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蓋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曾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衞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玄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元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

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即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陳有芋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鄖尹陵尹郟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未有豬師而鄭亦有之昭公左傳二年子皙請以印爲豬師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鞌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丘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鄫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據先生左傳杜解補正改盂仁壽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于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爲盂大夫今太原盂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洺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葅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魯有公父歜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其音爲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殼之今本作㱿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葢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元宗文宗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眞後儒因循莫

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見顏氏家訓勉學篇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衞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韔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薳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 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無駭卒俠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

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日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繻來逆女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同凡稱弟皆母弟也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鴟鴞均愛七子豈有於

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桓公六年子司馬子曰莊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隱公十一年莊公三十二年定公元年子女子曰女音汝閔子北宮子曰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

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二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見初獻六羽傳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衞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

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

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浮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廣韻作埩後人以靜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孫仲遂皆生而賜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倜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孫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公子季孫之子不見於經卒亦同此義惟季孫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鞌成公二年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

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亦作菽菽列子）

北宮子既歸進其戎菽有稻粱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左氏公羊作鶂）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卅末

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其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曰　元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書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爲一字兩音而駁其失誤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馹

甲辰三月再讀於六忍居

閽人寺人

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詢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蜀志董允傳）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

府吏問後官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闇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大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凌人注同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東魏孝靜帝）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詁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

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近有楚人刱爲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闢之遂無以難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陳蔡徵爲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今則文官用之王世貞觚不觚錄言先朝之制維總兵官列營始舉礮奏鼓吹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徧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今制雖授鉞遣將亦不舉炮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反有用鼓吹者景泰六年華陽王爰墀遣千戶齎奏赴京并買喇吧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當時遵守祖訓如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俗作糖者所吹也周禮小師注同漢時賣餳止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衞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下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兎首魚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牲而澤中千足矣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時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雁大當麋鹿

邦饗者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者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

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

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柰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唐書許胤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元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

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

國子

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宮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打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爲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爲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竝爲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天啓初張鈐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裁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絲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

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哉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簨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哀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旨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杜氏通典以鎮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侯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墓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殛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

臣之心。與言念此。每深慨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

樂章　元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

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與而樂廢矣

歌者爲詩擊者柝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白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衞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元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諡之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

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仲呂也以享先妣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卯與戌合太玄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亡厲而微杰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淫用天地之精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刻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藥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笙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元史匏以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

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市各持方物列聲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尚

用火

有明文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筆氏大祝大司寇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

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享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泣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泣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

此條指明季結社植黨之弊

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弁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

邦朋 元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壞植散羣

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公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質摯見于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質摯見于君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

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

主人

移

主人尊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婿也婿爲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婿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婿當爲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婿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婿婿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婿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士昏禮皇舅某子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

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辭注云辭衆賓之在下者此辭非辨察之辨古字辭與徧通經文言辭者非一燕

禮注令文辭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竟然後辭殽內則子師辭告諸婦諸母名宰辭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辭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辭者其禮具徧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辭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周徧也史記禮書瑞應辭至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

飧不致　注掌客館者也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

三年之喪　元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荀子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先生喪服之學最深宋元諸儒俱非其匹讀此諸條宜可追配漢之康成唐之昌黎乎

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書禮志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

見無二尊也服問曰三年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絰服其功衰徐師曾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貴公彥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二年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五月丙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倩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品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翟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脩五禮復請依上元敕自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鄶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鄶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

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爲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斬衰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脩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爲而未可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葢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宋史乾德三年太祖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爲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

喪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爲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恪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玄宗所脩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岧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詒謀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縑之制故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

富按中月而禫乃間傳之文今本注無中月云云正義亦無引喪服小記云云未知先生所據何幸俟再考

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是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中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洪氏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此取論語菲飲食字隋書姚察傳所謂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志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如後魏彭城王勰毀瘠三年弗參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并謂之三年也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有云妻喪達制之後者即用此傳文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并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盧履冰表言原夫上元（高宗）僧簒預自崇加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武后）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易日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

玄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指天后所定）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柰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縚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玄宗）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詳舊書禮儀志）而太和（文宗）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宗紀杜悰傳）禮教之淪有由來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

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清服制攷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

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不必華靡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同爨服緦爲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同爨者爾此所引似泛言之矣朋爰尚加廡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矣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亡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之子爲如親子但篇末又有文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髮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

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文曰庶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

人主之博雅而通經者斷推梁武惜其惑於釋氏也

汪琬曰按武帝所云妾無爲母之義非是禮慈母庶母皆有母名

按宋元徽二年第七皇弟訓養母鄭昭容薨制皇子服訓養母依庶母慈己者

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爾故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宋史趙瞻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眞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　石林燕語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則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時未有能難之者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

黃氏震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觀先朝世宗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

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歿而姑老則內則明其不與祭矣夫人亞祼母不可以亞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期曾孫

之婦尚存纓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玄孫爲後而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注唐志庾蔚之喪服要記五卷謂舅殁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若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僖公二十八年）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史記孟嘗君傳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

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信南山正義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晉徐農人問殷仲堪謂假如玄孫持高祖重來孫都無服及賀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祖者並非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記大傳文同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是也

叔嫂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奔喪子思之

世亦有嫂壯弟幼儼然有母之尊而肆其虐者矣聖人慮此故遠之也

當梭萬季野曰儀禮喪服記夫之一所為昆弟服妻降一等此正嫂叔有服之證蓋上世原未嘗有服制至作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附著於記以見後人所補而先王之制況所為遠別者亦當遠於生前不必遠于生後也

汪鈍翁曰開元禮迨今律文無貴賤之服蓋後世卿大夫無臣故也

陳銓曰天子貴妾三夫人諸侯卿大夫姪娣士貴妾

哭嫂也為位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曰兄公與弟妻不為位者卑遠之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為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為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為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為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遙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為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服緦麻又欲降服期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省曰以帝入後大宗則太妃乃琅邪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為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

亦為姪娣。汪又曰儀禮大夫為貴妾緦小記士妾有子緦而唐開元禮不為制服司馬氏朱晦菴明孝慈錄並同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

焉故謂之貴妾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冊府元龜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此謂母之兄弟異德異名母之姊妹同德同名庾蔚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席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脩禮特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韋氏弒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唐龍隆今避玄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

元宗名隆基

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
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
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
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
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
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
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
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
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
教敕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
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
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
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
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
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
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
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今伯叔父母期是加）
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
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
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
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
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

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詳見下條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疎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有以揆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

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新唐書初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從母親等而異服舅爲母族姨乃外戚他姓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嫡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緦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緦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之子與己兄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緦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祖免而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舊唐書張柬之傳何休注公羊傳言魯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揆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繇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繇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繇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

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

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謚與始皇之狹小先主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上斬章言所後者是也鄭注衍一爲字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

兼言之

噫歌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歌也將啓尸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歌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于烝嘗之意也喪之皋某復祭之噫歌皆古人命鬼之辭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歌警神也

既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爲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歌者歎息而欲神之歌也

日知錄卷之五